

李宝堂

父亲是铁路职工,家在兰新铁路上的玉门东站,因之,我与铁路有不解之缘。

身为铁路后代,对火车的热爱似乎于生俱来。记得课余时间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到火车站,看列车东来西往,欣赏调车员叔叔矫健地攀上跳下,引导列车编组。

玉门东站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祁连山下,每到夏季戈壁滩上就会冒出一丛从绿油油的沙葱。我们放了学,常常奔向大戈壁,用不了多少时间,就能扛回家一面袋鲜嫩的沙葱。大人们把沙葱择洗干净,拌凉菜、腌咸菜、炒菜、烙饼、包包子,给家里改善生活。

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,铁路子弟几乎都少不了捡煤渣的经历。每当机车进站或入库,排出的炉渣堆上就挤满了捡煤渣的人。有谁偶尔从炉渣堆里扒出一块大煤渣,那种兴奋如同捡到了金子。

我上学时,铁路学校是寄宿制,沿线的住校生远离父母,一两周才能回一次家。也许正是这种较早的寄宿生活,培养了我的独立生活能力。

每逢节假日,我们乐此不疲的就是跑沿线,张掖的瓜,临泽的枣,高合的梨,都是铁小子们津津乐道的。我们也去过很多小车站,诸如骆驼城、腰泉子、大草滩、黑山湖、低卧铺等等。所谓小站实际就是戈壁荒原上

一排平房、一口水井。大约每半个多月铁路供应车会来一次,卖些生活用品。从那时起,我就感受到了铁路沿线特别是小站职工生活的艰辛。

读初中时正值到处流行“样板戏”。铁路孩子哼唱的不是“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,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了”,就是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!”

初中毕业,我被分配到省城一家大型国有建筑企业工作,从此远离了父母和铁路生活。记得我们十几个同学坐同一趟火车到兰州,初入社会大家互相关心,互相帮助,真有点“铁哥们”的样子。几年后,同学中有好几人上了大学,后来有的成了技术骨干,实现了对父母和老师“不能给铁路人丢脸”的承诺。

远离了铁路,心中常有种莫名的失落。后来发现单位附近有个火车站,每过一段时间,特别是想家的时候,我就跑到车站看那钢铁巨龙呼啸而过,听那机车震耳欲聋的轰鸣,找回久违了的“铁路感觉”。

1971年秋天,我进入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,就此推开了理想的大门,改变了人生的轨迹。受导师和铁路生活影响,我的毕业创作画是铁路题材,名为《手牵铁龙走天下》。为此我多次到火车站搜集素材,加上长期的生活积累,选取火车编组站一位女调车员站在列车上,手抓车柄,扬着信号旗,迎着朝霞引导列车前行的场景。这是我创作和发

表的第一件作品,表达了对铁路事业的一往情深。

在大学我对艺术设计也有浓厚兴趣,发现曾在爸爸的胸章上、纽扣上和各种场合见到的铁路徽章,是经典设计作品。图案由钢轨截面与弧线组成“工人”二字和火车头图案,设计巧妙,特点鲜明,内涵丰富,寓意深刻。多年来铁路路徽不但给我以精神寄托,还给了我很多艺术启迪。

1998年我调入甘肃省总工会工作。对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的研究使我认识到,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锋,特别是1923年爆发的“二·七”铁路大罢工,京汉铁路工人不屈不挠的精神,充分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。

由于工作变化,我离铁路越来越远,但始终怀有深厚的铁路情结。几年前我曾专程到访玉门东站,我独自在昔日的“大街”上、站台上和母校里徘徊,寻找儿时的脚步,儿时的梦想,儿时的欢笑和感情。

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,铁路日新月异,人们熟悉的蒸汽机车早已退出运输一线,但蒸汽火车高大雄威的形象始终镌刻在我心里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常去铁路机务段和大修工厂寻觅蒸汽机车,或拍摄,或绘画,以表达心中的眷恋。2003年兰州铁路局修建文化广场,我想如果能在广场上陈放一辆蒸汽机车,一定很受市民欢迎。因为蒸汽火车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,

本身具有极强的雕塑美感,既能彰显铁路特点,弘扬“火车头精神”,又能唤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美好记忆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惊喜地发现兰州铁道学院校园里(现为兰州交通大学)陈列着一台上游型蒸汽机车,还有绿皮车厢、钢轨、枕木、信号灯等等,还仿建了著名的京张铁路青龙桥站。站房里陈列着各式火车模型、铁路发展图片和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像。这个建在校园里的“火车站”,使学校有了鲜明的特征和厚重的历史感。学生一进校就能对火车和铁路产生直观印象,也为相关专业教学提供了方便。课余时间同学们在机车前读书、谈心、拍照,呈现出历史、岁月、时代、梦想交相辉映的美好图景。我在内心惊叹,这个创意太好了,这才是真正的铁道学院,真正的校园文化!

转眼60多年过去了,跨入新时代我更加关注铁路的发展,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铁路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,创造了世界奇迹。

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从兰州去玉门坐501次客车,800多公里要走25个多小时,现在乘坐动车组也只需六七个小时。我深深感到高铁改变了铁路,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,也改变了中华大地的时空概念。同时我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,网络般的铁路大动脉,标示着祖国正稳步向世界交通强国迈进。

每每想到这些,我都由衷地为我的铁路家庭和曾经的铁路生活而自豪!

陈雨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山区穷,交通也不发达,村民们外出不舍得花钱坐公共汽车,几十里路程多靠步行,偶尔出远门就想免费搭乘拖拉机。

一个公社只有几辆手扶拖拉机,想搭拖拉机的人有很多,不是想搭就可以搭的。搭一回拖拉机就是一个大人情,还得看驾驶员脸色。一般人想要搭拖拉机,得托人给驾驶员送点土货什么的。

可美女是个例外,美女搭拖拉机十有八九都能成功的。我有个堂兄也是拖拉机驾驶员,一搭两搭,搭来了一个“好看又善良”的老婆。

小时候,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搭一回拖拉机,小伙伴们都想这事。驾驶员摸透了我们的心思,警惕性特别高,每当拖拉机开过我们身边时,没等靠近过,他就加速扬长而去。

我有个要好的同学,像电影中的铁道游击队员一样身手矫捷,是爬拖拉机高手。有次我特意送上几个水蜜桃,他吃后神秘地告诉了我爬拖拉机的门道:要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,估摸拖拉机开到身边时,冷不防从斜里杀出去,双手死死抓住拖拉机的车斗边沿,顺势跟跑几步,然后单脚点地,凌空一跃,没等到驾驶员反应过来,你已稳稳地翻进车斗里了。

几天后我照做了,居然顺利地爬上了拖拉机,心想自己少吃几个水蜜桃还是值得的。不过好景不长,也就一二十秒钟时间,驾驶员猛地加速,而且故意左拐弯,车身剧烈晃动。我脑子一激灵,意识到驾驶员是想把我甩出去。

一惊慌,我只得手忙脚乱地跳了下来,在拖拉机惯性带动下,没跑出几步人就扑倒在沙石路面上手脚着地向前滑行,我的手板底、膝盖头被磨得血肉模糊。

接着那个经验老到的同学吃着我送的红心李,又告诉我,爬上拖拉机不能急于跳下来,拖拉机开得再快,总有慢的时候,你要把准上坡或路窄的好时机。跳下来时要顺着拖拉机行驶的方向跟跑几步。好了伤疤忘了痛,我照着同学的“真经”试了几次,结果每次都安然无恙。

后来我正搭过一次拖拉机。那年正月初八,母亲带我和姐姐去看望在外地工作的舅舅和舅妈,因为心疼那一块五毛钱的车费,母亲送了十来个鸡蛋央求在手工业社当“官”的远房亲戚,让我们搭乘拖拉机去县城。

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到达车站时,天刚蒙蒙亮,拖拉机旁边早已站满了一大堆来搭拖拉机的人——都是些头脑脑介绍来的,一个也得罪不起,最后只好全带上,把拖拉机塞得密密实实的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,老百姓都开起了私家车,但小时候搭拖拉机的情景还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。

## 让时光朴素

沈俊峰

今年春夏,我住在乡下,买菜成了一大乐事。小镇的菜市场并不小,菜摊、肉摊从早摆到晚,和城里一样,却有一种大棚的轻薄寡淡味。带给我快乐的,是那些临时的小菜摊。

多是妇女和老太临时来赶早市,一个接一个,应季蔬菜摆在面前。香椿、莴菜、蚕豆、豌豆、空心菜、豆角、丝瓜、西红柿……像是季节的花布衫,鲜亮水灵。这些人对土地有感情,一天不莪弄土地就难受,种的菜吃不完,拿来换几个零花钱。菜极便宜。挑选几样,花几块钱就够我吃上两三天。买了菜就走,对宰肉不望一眼。亲友们多不解:营养够吗?

我笑而不答,我行我素。这么多年,大鱼大肉没少吃,贪婪地吃,碰上对胃口的能吃得弯不下腰。能吃是福,是好事。那些出土文物鼎彝等铜器上的饕餮纹,说明古人对这种获食动物的崇拜。

从前,吃是大问题,对食物的渴望成了生命的本能和全部意义。现在衣食无忧。

在这个美食时代,观念早已天翻地覆。从前被我妈骂过,令我深感耻辱的“吃货”二字,如今成了对美食家的褒奖。

吃得太多,身体明显变化,胖了,懒了,还吃成了脂肪肝、高血脂。环顾四周,像我一样吃出病来的比比皆是。可还是忍不住吃,即使陷入亚健康或不健康的沼泽,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

对于我来说,更喜欢那些生长在土里,经受过雨露阳光的食物,那些繁花似锦、自然生长的植物,足以支撑我的身体。大快朵颐,满嘴流油,不过是满足了口腹之欲。

食素让我有了一点一滴的变化,身体轻快清爽,心中善良悲悯。少肉多素,或干脆素食朝天,越来越健康。这让我明白,无论物质何等富足,哪怕家有金山,一个人需要的,也就是这么多。多了,就是负担。多有节制,放任自流终是苦。

有人以为自己一生都在认识、改造世界,其实不过是在认识、改造自己。搞懂了自己,才能搞懂世界。但是,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去,真的那么容易搞懂自己吗?

傍晚散步,见路边一户人家炊烟袅袅,刹时静住。很多年没有见过这曾被无数文人歌咏赞美的炊烟了。以前,家家户户烧柴火,放学我就上山去砍柴、搂松毛。母亲最忙,人口多,做饭洗衣,都是体力活。我最大的愿望是母亲能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。如今,不用砍柴,农村也用了液化气,电饭锅、洗衣机、电冰箱、空调、电水壶、豆浆机、电动牙刷……甚至,有了可以自动擦屁股的马桶,以后,会有机器人喂饭吗?

高铁四通八达,飞机航线密如蛛网,地球成了一个小村落……现代人真是幸福,但这肯定还不是最幸福的。未来,究竟还会怎样幸福呢?躺着不动,饭来张口衣来伸手,或者,心一想事就成……我无法想象。过度享受,是会付出代价的。

如今全球变暖,南极有了绿色藻类构成的“绿雪”,北极的冰,也在慢慢融化。五十年后,如果地球升温三四摄氏度,随之出现的热浪,让世界上许多地方都不再适合人类居住,赤道附近的农业损失殆尽。更让我惊悚的是,科学家判断:当升温到某个程度,地球会自动反应,开始强化升温。谁能知道,地球自动反应会反应到一个什么状态呢?

这个令人恐怖的时刻,也许离我们并不遥远。曾经以为,节约水电、使用环保产品、回收资源……就能保护家园,这有用却不是根本,就像大街上的清洁工只能跟在后面拣垃圾而无法杜绝。尊崇大自然,回向诗意的栖居,不破坏大气层的自我调节能力,这才是本质。太平洋上,一个岛国总统的话让我狂奔,他说:请给我的孙子找一个栖身之处吧。是的,地球如果坏了,我们的栖身之处在哪?

## 兄弟

赵琼

一送一取的五年中  
结识了一名邮政快递  
一个雨势稍缓的黄昏  
我收到一条他的微信  
问能否到东门  
见到他却没有我的快递

他站在雨中  
凝望着近在咫尺的军营  
对我说有一个请求  
“若有战,召必回!”  
在部队他曾是一名炮手

那天  
一个现役军官  
紧紧地拥抱着一名  
送快递的退伍军人  
两人在心底  
一遍一遍地默唱:  
“战友,战友,亲如兄弟……”

黄淑芬

南方的秋天,与夏天一样灼热。像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秘密,不露出一丝秋的痕迹。尽管如此,秋却还是悄悄来了。

天高云淡空气清爽,色彩明丽而多姿。放眼望去,不论是远山还是近岭,凡是有植被的地方,就有色彩在渐渐地变化着。绿的、微黄的、青紫的、枯黄的、褐色的,丰富而有质感,令人仿佛置身于规模庞大的画展,处处弥漫着灵动的生气。

一棵枞树和一株槭树相邻生长,除了叶片还有形状不同外,整个春天和夏天,它们的叶子都同样地翠绿着。一阵秋风吹来,它们竟然如变魔术一样,分别呈现出枯黄和火红,令人惊喜之外又多了一些惊叹,惊叹老天爷



亨利·卢梭 (Henri Julien Félix Rousseau) 1844年5月21日生于法国西北部的拉瓦尔斯,1910年9月2日逝于巴黎。他18岁从军,退役后当过收税员,40岁退职开始作画,受到当时前卫艺术家毕加索等人的推崇,是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,代表作有《村中散步》《睡着的吉普赛姑娘》《梦》等。他也常被人称为“原始主义”画家,因为他笔下浸润着一种似梦非梦的神秘情调,很容易将人引向对远古时代的“回忆”。

图为《阿尔佛特维尔的椅子》。

图文 晓阳

## 秋天的消息

的鬼斧神功,让自然界里的一切,像一幅画。

蓝天突然变得纯净而高远,蓝得迷人,蓝得透彻。就像一块空灵的蓝水晶。偶尔飘过的白云也一律洁白无瑕,让人没来由地想起了含有浪漫色彩的童话故事。

空气中有一股芬芳香甜的成熟气味,十分好闻,我禁不住深深地吸了几口。在微风中,瓜果的香甜味弥漫着,浓郁得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陶醉。闻着香找去,会有几棵挂满金黄色果实的芒果树拦住去路,或者又是几棵鸡屎果。要不然,就是红着脸,正咧开嘴笑的

大石榴。忍不住香,举手摘下任何一种瓜果,细细品尝,芬芳的气息和甜蜜的的浆汁便一同浸润着身体和心情,令人感觉神清气爽,惬意满怀。

枯黄的扬树叶和鲜艳的枫叶飘落下来,好像是几只彩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。而地里的庄稼,那淡淡的清香也漫过大田和原野四处散开,黄澄澄弯着腰的稻谷、金灿灿的玉米骄傲地随风点头,沉甸甸的收获是合不拢嘴的喜悦和自豪。

秋天的气息正蜂拥而来,进村入户,在

瓦片上,在树叶上,在窗户上,在门扉上,弄出一些细微而奇怪的声音。走在田野和乡间,耳朵里也会跑进各种奇妙的声音。是风吹野草发出的响声,或者是清脆的鸟叫声,又或者是轻灵的虫吟声。都在空中轻轻地飘着,柔柔地交织在一起,激烈的、缓缓的、轻柔的,仿佛一刻都不停歇,就这样在秋阳下荡过来,飘过去,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在轻抚琴弦,汇结成流动的旋律向季节倾诉。

秋天的消息,不动声色……

炽烈的阳光散去,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晴空万里逐渐成为天庭的主流配置,只有在天边,或还有云的影迹:要么如一层纱幔的残片,要么就像薄薄的棉絮——天边飘着几朵不成形状还可能有点透明的云……

初秋的北方,一如既往地阳光明媚,紫外线仍旧炙烤肌肤,只是空气已然透出了凉意,并且一日一日地干爽起来,性子急的秋风试探着先到了,不时轻柔地亲吻一下旷野行人的脸庞。地面上,树上的绿叶继续牢固地扎在树枝上,与青翠的草地相互映衬着,固执地延续着夏日的葱茏,仿佛在抗拒秋天的来临。

然而,天空却早已换上了秋日的云裳。这是北纬39度的地界儿,大自然描绘的四季各自有明显的图像,不仅是地表变色红黄彩妆的晚秋,不只是叶败枝枯的冬日肃杀景象,还有天上的云霞,也会跟随季节打扮换装一番之后,无论是在陪伴着星月或太阳漫步天涯的日子,还在悬飘天际悠然回望的时光,都会让下面观望的眼睛看见季节不一样的云裳。

大自然并不会因为人类延长了林木和草地的绿色,就改变自己有序的季节轮替,在它眼里,让文化人亢奋的喻情、象征,比如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”,不是胡言乱语,也是无意义的废话。夏日过去后,无论人们怎么样战天斗地,它都会穿上季节的云裳,准时准点地将秋天运将过来。

## 季节的云裳

同样的,棉花般成片的云也是普遍天象,并不分南北。有趣的是,谚语对此的表述却莫衷一是。一种说“天有棉桃云,近几天都晴”,另一种则是“天有棉花云,不久雷雨鸣”。以我的观察,天晴的说法更靠谱,但不知道两种经验之谈,各自属于何方,想来总不该是出自相同的地界儿吧?

可见,相似之处也未必尽然相同,不一样的云同样是显而易见。南方的梅雨云蔓,北方就寻不见踪迹……

但在秋天,随着季节的交替,四季分明的北方,夏日里俨然和南方没有明显区别的云妆,就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式样。就如一叶落知天下秋那样,北方的您会突然发现,天上的云似乎隔天就变了模样:漫步天宇的云稀疏了,单薄了。偶或还有影子的云山,不再有巨脉高峰的身形,而是如庭院假山那样,虽然也是有模有样,但却萎缩很多,渺小不少,基本没有磅礴的雨云气势和形状。

秋天的云虽然少了,但漂浮的水汽总还是要携手为雨落下来的。不过,秋日雨天,尽管照旧是暗云盖地,但却因为“站”

